

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的构成变化及地域特征

· 王 跃 生 ·

工商人口是我国古代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内部构成上也有很大变化。同时，古代城镇工商人口在来源上又显示出与当代不同的特征。这里，拟对此作一探讨。

一、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的构成变化

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此所论述的工商人口是城市中身份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而不包括那些于国都和其它地方的官府手工作坊中劳作的工匠，那些完全依靠官府力量进行商业活动的官商也不是本文所论述的对象。相对自由的工商业人口只有在封建社会中才能产生。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比较倾向于把春秋战国作为封建社会的开端。因而我们将不考察夏、商、周的状况。

我们认为，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在构成上可分为两个阶段，以宋代为界：宋之前，商业人口在城市人口中占较大比例，手工业人口则较少；宋以后，手工业人口大大增加。

唐以前的城市工商业人口

1. 商业人口 在人类历史上，农业与畜牧业的分离是第一次职业分工，而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是第二次分工。商业便是在这种职业分工的基础上产生

的。不过在早期的社会中，手工业者的独立性较差，往往是农民兼营手工业。生活上自给自足。因而商人于一个区域内很难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只好到外地去贩运本地的不能生产的稀缺物品，其中多为山珍海味、金银玉帛。而这些商人一般都有一个固定的大本营，作为囤积货物、组织人马、进攻退守的据点。春秋时越国谋臣范蠡带勾践雪会稽之耻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贩运货物。他认为“陶（地名）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1〕。战国时，秦国的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因而“多大贾”。〔2〕陶和栎邑显然是当时商人的聚居点，或者说是自由色彩较浓厚的小城市。而当时各诸侯国的都城则有一大批商人。齐都临淄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3〕。有商业的繁盛才能吸引如此众多的人进入这个都市之中，而商人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战国管子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4〕。这只是指与国之规模相符合的商人，即大商人，而中、小商人更不在少数。

商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中是一个重要阶层。这种情况直到汉代仍无多大改变。汉初曾实行了“抑商”政策。而由于“利”之引诱，经商之热并未减小。“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

所殖者，”〔5〕其中“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6〕。这些大小商人无疑成为城市的固定人口。

东汉和南北朝时期，由于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和战乱频仍，城市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商人数量也大大减少。

隋唐时期，社会的安定使城市商业又趋繁盛，商人纷纷云集都市。隋时的丹阳为旧京所在，人物丰盛，小人率多“货贩”“市廛列肆，埒于两京。”〔7〕唐代杭州是东南名城，“駢墙二十里，开肆三万室”。〔8〕如果一肆按3—5人计算，那么该地有十数万商业人口。北方的汴州，当时诗人王建曾作如此描写：“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9〕，可见，城市中来来往往皆是操异乡口音的商人。唐时城市商业人口较多还可从另一首诗中反映出来：“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10〕。

2. 手工业者 由于早期农业与手工业者无明显的分离，所以，居于城中的民间手工业者并不多见。商人所贩运的许多商品是产于偏远地区的自然物，有的只是在产地作稍许加工。正如《史记·食货志》所言：山西饶材、竹、穀、纁、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柑、梓、薑、桂、金、锡、丹纱、犀、珊瑚、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物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11〕于产地进行加工的确是中国早期手工业的特征。战国时赵人卓氏于临邛的铁矿产地“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12〕山东人程郑也于此冶铸，“富埒卓氏”〔13〕这些地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的冶铁工业区。而在诸侯国都城市，民营手工业者并不多。

秦汉时代，这种情况无大变化，及至

隋唐，城市民营手工业者大量出现。当时不少城市不但有手工业作坊，而且分门别类，如织锦、造纸、制毯、铜器、制酒等。同一行业的手工业者建有“行”的组织。这表明，当时的城市手工业者队伍已具有一定规模。其中不少人除了自己操作外，一些人还雇有帮工，如唐代定州何明远，家有织机五百张〔14〕。可见雇工之多。

宋以后城镇工商业人口的状况

宋代以来，城镇人口中手工业者大量增加。不仅原有比例增大，更重要的是各地兴起了不少手工业专业市镇。

南宋的都城临安“处处备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脯等铺，〔15〕从事生产和销售。除了这种经营者外，还有许多工匠待人雇佣。北宋开封，每日早晨各桥、市、街、巷，“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侯人请唤”〔16〕。

明代万历年间，苏州百姓无积聚，多以丝织为生，东北半城皆居织户〔17〕。可见，以手工业为生人数之众。明末山西潞安的织绸业拥有织机三千余张。〔18〕而织工数量恐将超过此数数倍。清代，杭州东城为丝织业集中区，其中有“数万千家之男女，俱需此为衣食之谋”〔19〕。该城还有制造“锡箔者不下万家”〔20〕。清雍正时，苏州一地有踹坊450处，踹匠一万余人，这些踹匠多受雇于踹坊的包头，一个包头，雇佣着“客匠各数十人”不等〔21〕。

各专业市、镇之中更聚集着大量手工业者。佛山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冶铁巨镇。清代，佛山炒制（指锻造）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22〕。此外，佛山打铁者甚多，生产铁线、铁锅，“乡多仰食于此”〔23〕。佛山以铁谋生者清代不少于数万人。湖北汉口

镇，有铁行十三家，铁匠五千余名〔24〕。江西景德镇“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其中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25〕”。

我们说，宋代以来，手工业者数量在城镇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并无意说这一期间商业人口没有增加。实际上，手工业者数量的增加是手工业发展的标志，而大量手工业产品的出现，又为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商人队伍的扩大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商业人口犹如水涨船高继续增长。

宋代山西太原，“邑之生齿繁众，隶籍者五万二千户，侨居而未业者，不可胜数”〔26〕。元代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者颇多，皆非土人”〔27〕。明清时期，运河两岸的临清、扬州、苏州，长江流域的汉口、江宁，沿海的杭州、广州等，都发展成拥有数十万至上百万人口的都市，商人是其中的主要居民。明代，苏州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廓则牙侩辏集”〔28〕。松江在明代号为“小苏州”，其中“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29〕。清代山东临清，“文物甲于东方，舟车毕集，货财萃上，服贾之民什居其六”〔30〕。乾隆时江宁城内不下八万余户，四十五万人口〔31〕。单是商人开设的大小酒楼就有七百座，茶社一千余处〔32〕。汉口在嘉庆十五年的一次大火中，烧毁商民店户“八万余家”〔33〕。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发展的最高峰。在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度中，出现拥有如此众多工商业人口的都市，这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标志，它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从农业领域中排挤出了一部分劳动力进入手工业生产领域。从而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这一时期城镇工商人口的增加是和全国总人口的增加相一致的。农村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出现

不足，迫使大批农业人口外出进入城镇谋生。而从这一角度着眼，城镇发展又显得不足，它不能完全接受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因而，这一时期，除了工商人口增加外，城镇中无业或无长期职业的游民也大大增加，城市问题也随之多了起来。

二. 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的地域构成

我国古代城镇工商业人口的地域构成同现代城镇居民的地域（或籍贯）构成有很大不同：在现代社会中，城镇居民大多数来自该城镇周围地区，即他们最早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及其后代。或者是城镇周围地区的农民及其它职业者，由于距离城镇近，最有条件进入城市，率先城市化；而在古代社会，城镇中的工商构成却显示了正好相反的特征。

首先看看商人的情况。我国古代城镇中的商人一直是其中的主要人口。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皆如此。而商人绝大多数并不是周围地区的百姓，即其籍贯并不在城镇附近的乡村。

战国时，关中城市的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34〕。诸田是山东齐国人，却发家于关中。汉代，商人“千里游邀，冠盖相望，乘坚策肥丝，履曳缟”〔35〕。可见他们的经营活动也在千里之外的外乡。

宋元以后，这种现象更加突出，宋代江南的板桥镇“海商络绎而来”，“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西则京东，河北路之众”〔36〕。明代南京，“诸凡出利之礼，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细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商富民所据”〔37〕。清代扬州“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寓寄户居者不数十万”〔38〕。

而明、清时期，城市商人的来源也有一定特征。明代，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39〕，清代，江宁的数十万人口中“皖鄂两省人居十之七”〔40〕，康熙皇帝在二次南巡时指出：“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胥行历吴越州郡，察县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41〕。在苏州的“阊门南缘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人民，几及万余人”〔42〕。

由上可见，这些于都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并不是来自富裕地区的百姓，而是来自安徽南部和山西、福建等山区之人。按照商品经济观点，从事商业活动者应是那些商品经济发达、商业意识较强地区的百姓，贫困的山区居民怎么走上经商之路的呢？是恶劣的自然条件，难以为生的农业经营，迫使他们离开家乡出外谋生的。

安徽徽州“土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以产至薄，粪雍缦楛，视他郡农力过倍，而所入不当其半。又田皆仰高水，故丰年较少，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十之一。”〔43〕因为徽州新安“其地多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以耕田”〔44〕。所以，这些地方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富贾游于四方，“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45〕。在不少地方流行着“无徽不成市”之说，足见徽商势力之大。

山西除了“天寒地瘠，生物鲜少”〔46〕的恶劣自然条件外，还因为当地“人稠地狭，本地所出之粟不足供居民之用”〔47〕。有的地方“民多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48〕”。这些地方的百姓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农业以外打主意。

闽浙一带也如此。“闽省濒海，土田确确，小民生计维艰，异常困难。”〔49〕浙江衢州府西安，“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商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驰骛奔走，竟习为客，商日益众”，“龙

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50〕。

而靠近城镇的地区则不是这样。我国城市虽然政治色彩很浓厚，但其经济条件往往是所在地区最好的，或者处于坦荡平原，或者为水陆通道。其农业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因而，这些地区也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最发达、最稳固的地区。所以，当地百姓一般不会放弃这种安逸、优闲的环境去走南闯北。

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数量比例较大者土著。江西景德镇，“陶户与市肆当之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三。”〔51〕其间碓房匠仆，以及坯行，车坯行、画行、彩行、菱草行、柴行诸色人等，动以万计，率多别籍异民”〔52〕。苏州的染坊踹布匠工，具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在苏无室家，总计约有二万余人。”〔53〕。

清代佛山，“四方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亦萃于斯。挟货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则什九也。”〔54〕这些“徒手而求”者均是来自外乡，试图进入当地手工业领域的农民。

不过，宋元以来所兴起的市镇中，其手工业者多为当地人。因为镇在最初就是农村。

这些地方的居民利用当地自然原料生产某种产品。如安徽歙县，“歙工首推制墨”，该墨为“南唐李超及其子廷珪始作，宋时潘谷继之。至清代，当地擅名墨藪者尤不下数十家。”〔55〕

浙江的陈庄镇，离县城十五里，“居民以竹器为业，四方贸鬻甚远。”〔56〕江苏通州城北有“篦机巷，篦机之工，聚族而居。”〔57〕这些都是传统手工业品。由于需求的增加，这些本来农工兼为的百姓，逐渐从事专门的手工业品生产。从业者在其内部扩展开来，而外乡人是没有优势参与进来的。

三、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与农村的关系及其最后归宿

前面在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的地域特征中已经谈到，城镇工商业者多来自外乡，而且多是来自外乡农村。这是我们这个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业国度中人口流动的一个特色。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特征，在封建社会阶段，农村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城市发展所需要的绝大部分人口来自农村，而城市之间的流动是很少的。因而，城镇与农村之间，特别是城镇工商人口与农村有着种种关系。

城镇工商人口与农村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姻亲关系。从总体上看，我国古代进入城镇的工商业者多是单身前往，特别是对于工商业者本人来说，在早期创业阶段，具有冒险性和不稳定性，单身行动较方便。明代徽州商人“娶妇数月，则外出”经商〔58〕。江西“民少壮者多不务穡事”，离开妻室而“出营四方”。〔59〕而他们却并非半商半农，而是专门从事商业活动，以至成为城市中相对稳定的商业人口。明代徽州的商人外出后，“或数十年”不归，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识者，”〔60〕更有人“弃妻子而不顾”。〔61〕这些人显然不是流动性的商业人口，而是固定于某个城镇之中。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他们与乡间所存在的血缘、姻亲关系。对于大多数商人来说，一般要定期返回故乡探亲。明代武安的药材商人，“每年春季推车而往，岁终推车而归，习以为常”。〔62〕明、清时期，“徽俗，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挈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63〕

古代城镇中那些手工业人口，特别是其中的雇佣工人与农村的关系更为密切。苏州以砑布为业的工匠万余人，“皆系

外来单身游民”，“家住江南、江北各县”〔64〕，他们多是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的剩余劳动者，进入城镇来出卖劳动力，以便养家糊口。

城镇工商业人口、特别是商人，同农村存在着经济关系。商人一般把在城镇所获得的资金带往乡村去赡养亲属，更重要的是那些盈利大的商人常投资于家乡的土地之上，把流动资金变成固定财产——土地，是古代商人的经济活动特征。清代康熙时，扬州八大盐商中的项鼎元、鲍漱芳、江春等，在家乡置办有大量田产。商人的另一个投资热点是于家乡建造房屋，清代山西有一个商人叫元百万，于扬州经营盐业，“富闻天下”〔65〕。他在家乡临汾，“宅第如云，宛若世家”。〔66〕

相比之下，城镇中的手工业者那种建立在置田、建房上的经济关系则比较薄弱。他们在外闯荡，能维持本人生活并略有节余就算不错了。购置财产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

那么，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业人口最终归宿是在哪儿呢？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城镇人口的居住史都不长。在我国每次改朝换代的大动乱中，城市是斗争双方激战最烈的地区，这里的百姓往往死亡殆尽。直至战事平息，才能开始新一轮重建过程。所以，城市很难有累世居住的望族。相对于农村聚族而居几代、十几代、乃至几十代的大家族来说，古代城镇人口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并且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根系于其祖籍——农村的土地上。所以不少于城镇生活的工商业者年老之后，都要返回故里。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宋、元、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时代，城市经济的繁荣状况是前所未有的，其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多采往往是农村所难以比拟，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比以前也有所提高。

因而，不少工商业者开始于城市长期定居下来，繁衍子息，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明、清时期，安徽徽州之民“尽家于仪（征）、扬、苏、松淮（安）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北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67〕清代，陕西商人往来苏州者，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68〕仅仅清朝中叶后，“居斯地者半多商贾致富。”〔69〕

手工业的专业化也要求他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江宁生产包头巾的汪氏，自明代汪天然创业后，后辈“也守其业”〔70〕。苏州的雨伞业，“业此者聚族而居”。〔71〕

可见，中国古代城镇工、商人口的归宿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由农村到城市经营几年、十几年后再返回农村；另一个是由农村到城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并长期定居，以至传宗接代。不过，第一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一直是主流；第二种情况从明、清时期才开始增加。

我们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讲，工商业与农业加强联系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而工商业者个人与来源地加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却是一种落后的表现。工商业者闯荡于外，又要定期回归故里，这对其经营的联系性有不利的影 响，而商人把剩余资金投入 到家乡置办房地产，而不是投资于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扩大再生产，对于城市工商业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更重要的是一旦采取这种行动，就意味着为自己铺设退路，其冒险创业精神消磨殆尽。

我国古代城镇曾经有过相当繁盛的历史，城镇工商业人口从绝对数量上看，曾达到一定的规模。而在宋以前，商业人口比例过大使古代城市缺乏发展的后劲，只是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市镇手工业人口的增加才使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当然，这只是针对整个封建社会

而言。同时，工商业者也不可能挣脱封建社会的桎梏，在城市社会发展中没能起到应有的推进作用，致使我国城市在量的发展上达到了一定水平，而质的变化却很不足。

注释：

- 〔1〕〔2〕《史记·货殖列传》，〔3〕《战国策·齐策》，〔4〕《管子·轻重甲》，〔5〕《盐铁论·力耕篇》，〔6〕《汉书·食货志》，〔7〕《隋书》卷31〔8〕《文苑英华》卷800，〔9〕〔10〕《全唐诗》卷299，卷18，〔11〕〔12〕〔13〕《史记·货殖列传》，〔14〕《朝野合载》卷3，〔15〕吴自权《梦梁录》卷3，〔16〕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4，〔17〕《苏州府志》，〔18〕乾隆《潞安府志》卷34，〔19〕光绪《仙居县志》卷1，〔20〕康熙《杭州府志》卷6，〔21〕《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3页，〔2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23〕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24〕包世臣：《安吴四种》卷34，〔25〕道光《浮梁县志》卷2，〔26〕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1，〔27〕于钦：《济乘》风土，〔28〕《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29〕陆楫：《蒹葭堂杂著 摘抄》，〔30〕《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1，〔31〕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32〕吴敬梓：《儒林外史》，〔33〕钱泳：《履园丛话》卷14，〔34〕《史记·货殖列传》，〔35〕《汉书·食货志》，〔3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37〕顾起元：《客座赘语》卷1，〔38〕乾隆《淮安府志》卷13，〔39〕《五杂俎》卷14，〔40〕同治《上江两县志》卷7，〔41〕《清圣祖实录》卷129，〔42〕《雍正朱批谕旨》第48册苏州织造胡凤墀奏折，〔43〕《府州府志》卷8，〔44〕〔45〕归有光：《震州先生集》卷13，〔46〕咸丰《汾阳县志》卷10，〔47〕〔48〕乾隆《太谷县志》卷3，〔49〕《东华续录》光绪109，〔50〕《浙江通志》卷100，〔51〕兰浦《景德镇陶录》〔52〕凌焯《西红视臬纪事》卷4，〔53〕《雍正朱批谕旨》第48册，〔54〕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6，〔55〕江登云、江绍莲：《澄阳散志》卷末，〔56〕康熙《桐乡县志》卷1，〔57〕乾隆《直隶通州志》卷1〔58〕顾炎武《肇域志》，〔59〕〔61〕〔明〕陈全之《莲窗日录》卷1，〔62〕《武当县志》卷10，〔63〕蔡羽：《辽阳海神传》、《旧小说》八集〔64〕《雍正朱批谕旨》第42册，浙江总督管巡抚事李卫奏〔65〕钮琇《觚剩》卷3，〔66〕谭伏老人：《康熙南巡秘记》，〔67〕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68〕《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69〕《徽州府志》卷2，〔70〕甘熙《白下琐言》卷27，〔71〕曹允源《吴县志》卷51。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